

丛 书 序

与传统哲学相比，认知哲学（philosophy of cognition）是一个全新的哲学研究领域，它的兴起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认知科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兴起的一门前沿性、交叉性和综合性学科。它是在心理科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交界面上涌现出来的，旨在研究人类认知和智力本质及规律，具体包括知觉、注意、记忆、动作、语言、推理、思维、意识乃至情感动机在内的各个层次的认知和智力活动。十几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异常活跃，成果异常丰富，自产生之日起就向世人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也为认知哲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契机。

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得科学哲学发生了“认知转向”，它试图从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角度出发研究科学的发展，使得心灵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思辨演变为具体科学或认识论的研究，使得分析哲学从纯粹的语言和逻辑分析转向认知语言和认知逻辑的结构分析、符号操作及模型推理，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哲学中实证主义和物理主义的流行。各种实证主义和物理主义理论的背后都能找到认知科学的支持。例如，认知心理学支持行为主义，人工智能支持功能主义，神经科学支持心脑同一论和取消论。心灵哲学的重大问题，如心身问题、感受性、附随性、意识现象、思想语言和心理表征、意向性与心理内容的研究，无一例外都受到来自认知科学的巨大影响与挑战。这些研究取向已经蕴含认知哲学的端倪，因为众多认知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的论著论及认知的哲学内容。

尽管迄今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极少单独出现认知哲学这个概念，精确的界定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极少，但研究趋向已经非常明显。鉴于此，这里有必要对认知哲学的几个问题做出澄清。这些问题是：什么是认知？什么是认知哲学？认知哲学与相关学科是什么关系？认知哲学研究哪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需要从词源学谈起。认知这个词最初来自拉丁文“*cognoscere*”，意思是“与……相识”“对……了解”。它由 *co+gnoscere* 构成，意思是“开始知道”。从信息论的观点看，“认知”本质上是通过提供缺失的信息获得新信息和新知识的过程，那些缺失的信息对于减少不确定性是必需的。

然而，认知在不同学科中意义相近，但不尽相同。

在心理学中，认知是指个体的心理功能的信息加工观点，即它被用于表征个体的心理过程，与“心智有内在心理状态”观点相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认知是思维的显现或结果，它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思维过程，直接与思维、问题解决相关。在认知心理学中，认知被看作心灵的表征和过程，它不仅包括思维，而且包括语言运用、符号操作和行为控制。

在认知科学中，认知是在更一般意义上使用的，目的是确定独立于执行认知任务的主体（人、动物或机器）的认知过程的主要特征。或者说，认知是指信息的规范提取、知识的获得与改进、环境的建构与模型的改进。从熵的观点看来，认知就是减少不确定性的能力，它通过改进环境的模型，通过提取新信息、产生新信息和改进知识并反映自身的活动和能力，来支持主体对环境的适应性。逻辑、心理学、哲学、语言学、人工智能、脑科学是研究认知的重要手段。《MIT 认知科学百科全书》将认知与老化（aging）并列，旨在说明认知是老化过程中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认知被分为两类：动态认知和具化认知。前者指包括各种推理（归纳、演绎、因果等）、记忆、空间表现的测度能力，在评估时被用于反映处理的效果；后者指对词的意义、信息和知识的测度的评价能力，它倾向于反映过去执行过程中积累的结果。这两种认知能力在老化过程中表现不同。这是认知发展意义上的定义。

在哲学中，认知与认识论密切相关。认识论把认知看作产生新信息和改进知识的能力来研究。其核心论题是：在环境中信息发现如何影响知识的发展。在科学哲学中就是科学发现问题。科学发现过程就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它旨在阐明未知事物，具体表现在三方面：①揭示以前存在但未被发现的客体或事件；②发现已知事物的新性质；③发现与创造理想客体。尼古拉斯·布宁和余纪元编著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2001 年）对认知的解释是：认知源于拉丁文“*cognition*”，意指知道或形成某物的观念，通常译作“知识”，也作“*scientia*”（知识）。笛卡儿将认知与知识区分开来，认为认知是过程，知识是认知的结果。斯宾诺莎将认知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的认知是由第二手的意见、想象和从变幻不定的经验中得来的认知构成，这种认知承认虚假；第二等的认知是理性，它寻找现象的根本理由或原因，发现必然真理；第三等即最高等的认知，是直觉认识，它是从有关属性本质的恰当观念发展而来的，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恰当认识。按照一般的哲学用法，认知包括通往知识的那些状态和过程，与感觉、感情、意志相区别。

在人工智能研究中，认知与发展智能系统相关。具有认知能力的智能系统就是认知系统。它理解认知的方式主要有认知主义、涌现和混合三种。认知主义试图创造一个包括学习、问题解决和决策等认知问题的统一理论，涉及心理

学、认知科学、脑科学、语言学等学科。涌现方式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认知观，主张认知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中，认知系统在真实时间中不断地重新建构自己，通过多系统-环境相互作用的自我控制保持其操作的同一性。这是系统科学的研究进路。混合方式是将认知主义和涌现相结合。这些方式提出了认知过程模拟的不同观点，研究认知过程的工具主要是计算建模。计算模型提供了详细的、基于加工的特征、机制和过程的理解，并通过计算机算法和程序表征认知，从而揭示认知的本质和功能。

概言之，这些对认知的不同理解体现在三方面：①提取新信息及其关系；②对所提取信息的可能来源进行实验、系统观察，并对实验和观察结果进行理论化；③通过对初始数据的分析、假设提出、假设检验，以及对假设的接受或拒绝来实现认知。从哲学角度对这三方面进行反思，将是认知哲学的重大任务。

针对认知的研究，我的梳理主要有 11 个方面：

(1) 认知的科学研究，包括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动物认知、感知控制论、认知协同学等，文献相当丰富。其中，与哲学最密切的是认知科学。

(2) 认知的技术研究，包括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工程学（运用技术、组织和学习环境研究工作场所中的认知）、机器人技术，文献相当丰富。其中，模拟人类大脑功能的人工智能与哲学最密切。

(3) 认知的心理学研究，包括认知心理学、认知理论、认知发展、行为科学、认知性格学（研究动物在其自然环境中的心理体验）等，文献异常丰富，与哲学密切的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理论。

(4) 认知的语言学研究，包括认知语言学、认知语用学、认知语义学、认知词典学、认知隐喻学等，这些研究领域与语言哲学密切相关。

(5) 认知的逻辑学研究，主要是认知逻辑、认知推理和认知模型。

(6) 认知的人类学研究，包括文化人类学、认知人类学和认知考古学（研究过去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和符号行为）。

(7) 认知的宗教学研究，典型的是宗教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of religion），它寻求解释人们心灵如何借助日常认知能力的途径习得、产生和传播宗教文化基因。

(8) 认知的历史研究，包括认知历史思想、认知科学的历史。一般的认知科学导论性著作都涉及历史，但不系统。

(9) 认知的生态学研究，主要是认知生态学和认知进化的研究。

(10) 认知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社会表征、社会认知和社会认识论的研究。

(11) 认知的哲学研究，包括认知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心灵哲学、心理学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语境论、科学哲学等。

以上各个方面虽然蕴含认知哲学的内容，但还不是认知哲学本身。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需要从哲学立场谈起。

在我看来，认知哲学是一门旨在对认知这种极其复杂现象进行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整合研究的新兴哲学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包括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心灵哲学、认知逻辑、认知语言学、认知现象学、认知神经心理学、进化心理学、认知动力学、认知生态学等涉及认知现象的各个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它涵盖和融合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同分支学科。说它具有整合性，名副其实。对认知现象进行哲学探讨，将是当代哲学研究者的重任。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认知哲学具有交叉性、融合性、整合性、综合性，但它既不是认知科学，也不是认知科学哲学、心理学哲学、心灵哲学和人工智能哲学的简单叠加，它是在梳理、分析和整合各种以认知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基础上，立足于哲学反思、审视和探究认知的各种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它不是直接与认知现象发生联系，而是通过研究认知现象的各个学科与之发生联系，也即它以认知本身为研究对象，如同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对象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因此它是一种“元研究”。在这种意义上，认知哲学既要吸收各个相关学科的优点，又要克服它们的缺点，既要分析与整合，也要解构与建构。一句话，认知哲学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基于综合创新的原始性创新研究领域。

认知哲学的核心主张是：在本体论上，主张认知是物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统一体，二者通过中介如语言、文化等相互作用产生客观知识；在认识论上，主张认知是积极、持续、变化的客观实在，语境是事件或行动整合的基底，理解是人际认知互动；在方法论上，主张对研究对象进行层次分析、语境分析、行为分析、任务分析、逻辑分析、概念分析和文化网络分析，通过纲领计划、启示法和洞见提高研究的创造性；在价值论上，主张认知是负载意义和判断的，负载文化和价值的。

认知哲学研究的目的：一是在哲学层次建立一个整合性范式，揭示认知现象的本质及运作机制；二是把哲学探究与认知科学研究相结合，使得认知研究将抽象概括与具体操作衔接，一方面避免陷入纯粹思辨的窠臼，另一方面避免陷入琐碎细节的陷阱；三是澄清先前理论中的错误，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经验、教训；四是提炼认知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为认知科学提供科学的、可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认知哲学的研究意义在于：①提出认知哲学的概念并给出定义及研究的范

围，在认知哲学框架下，整合不同学科、不同认知科学家的观点，试图建立统一的研究范式。②运用认知历史分析、语境分析等方法挖掘著名认知科学家的认知思想及哲学意蕴，并进行客观、合理的评析，澄清存在的问题。③从认知科学及其哲学的核心主题——认知发展、认知模型和认知表征三个相互关联和渗透的方面，深入研究信念形成、概念获得、知识产生、心理表征、模型表征、心身问题、智能机器的意识化等重要问题，得出合理可靠的结论。④选取的认知科学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这些人物的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将会对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心灵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⑤认知哲学研究是对迄今为止认知研究领域内的主要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并整合了其中的主要思想与方法。

第三个问题是，认知哲学与相关学科或领域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通过“超循环结构”来给予说明。所谓“超循环结构”，就是小循环环环相套，构成一个大循环。认知科学哲学、心理学哲学、心灵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认知语言学是小循环，它们环环相套，构成认知哲学这个大循环。也就是说，这些相关学科相互交叉、重叠，形成了整合性的认知哲学。同时，认知哲学这个大循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域，它不包括其他小循环的内容，如认知的本原、认知的预设、认知的分类、认知的形而上学问题等。

第四个问题是，认知哲学研究哪些问题？如果说认知就是研究人们如何思维，那么认知哲学就是研究人们思维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哲学问题，具体要研究10个基本问题：

(1) 什么是认知，其预设是什么？认知的本原是什么？认知的分类有哪些？认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什么？认知的统一基底是什么？是否有无生命的认知？

(2) 认知科学产生之前，哲学家是如何看待认知现象和思维的？他们的看法是合理的吗？认知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当代心灵哲学范式是冲突，还是融合？能否建立一个囊括不同学科的统一认知理论？

(3) 认知是纯粹心理表征，还是心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身的认知能否实现？或者说，离身的认知是否可能？

(4) 认知表征是如何形成的？其本质是什么？是否有无表征的认知？

(5) 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其本质和形成机制是什么？它是实在的还是非实在的？是否有无意识的表征？

(6) 人工智能机器是否能够像人一样思维？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在计算理论层次、脑的知识表征层次和计算机层次上联合实现？

(7) 认知概念如思维、注意、记忆、意象形成的机制和本质是什么？其哲

学预设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心身之间、心脑之间、心物之间、心语之间、心世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它们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8）语言的形成与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什么关系？是否有无语言的认知？

（9）知识获得与智能发展是什么关系？知识是否能够促进智能的发展？

（10）人机交互的界面是什么？脑机交互实现的机制是什么？仿生脑能否实现？

以上问题形成了认知哲学的问题域，也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认知哲学译丛”所选的著作，内容基本涵盖了认知哲学的以上 10 个基本问题。这是一个庞大的翻译工程，希望“认知哲学译丛”的出版能够为认知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学科基础，希望它的逐步面世能够为我国认知哲学的研究提供知识源和思想库。

“认知哲学译丛”从 2008 年开始策划至今，我们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在它即将付梓之际，作为“认知哲学译丛”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我有许多肺腑之言。一要感谢每本书的原作者，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中的不少人提供了许多帮助；二要感谢每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对遇到的核心概念和一些难以理解的句子都要反复讨论和斟酌，他们的认真负责和严谨的态度令我感动；三要感谢科学出版社编辑郭勇斌，他作为总策划者，为“认知哲学译丛”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四要感谢每本译著的责任编辑，正是他们的无私工作，才使得每本书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翻译中的错误；五要特别感谢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哲学学院的大力支持，没有它们作后盾，实施和完成“认知哲学译丛”的写作是不可想象的。

魏屹东

2013 年 5 月 30 日

审校者序

《树模理论：关于分支和开放未来的语义学和形而上学问题》这部文集由 9 篇论文组成。它紧紧围绕树的隐喻对时间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时间问题是涉及宇宙学、科学和哲学的一个古老问题，也始终是科学和哲学上的一个谜团。时间是什么？是否存在？有无始终？如何描述、刻画或者表征？该文集尝试从多视角、全方位对时间问题进行分析，试图通过树模型这个类比来阐明时间的分支演化机制、特征及形而上学问题，涉及哲学、逻辑学、语义学、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等领域。因此，该文集研究涉猎范围广、跨学科特征鲜明、理论内容抽象，翻译难度很大。因译者和审校者的水平有限，该文集虽经多次修改和大部分重译，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但仍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敬请相关领域的学者和专家指正！

下面是我们对该文集中的一些核心概念的简要说明，以期对读者理解该文集内容有所帮助。

首先，关于书名 *Around the Tree*，直译是“围绕树”或“在树周围”，这是对该文集中核心概念“树模型”的形象表述或隐喻表达，从学术角度考虑，我们认为使用“树模型”更能准确反映该文集编者和作者的思想。鉴于该文集的主导思想是采用“树干和分枝”来类比“过去、现在和未来”，故而我们将 *branches* 和 *branching* 统一译为“分支”，而不是“分枝”（若是仅谈及树本身的生长、修剪，应该使用“分枝”）。

其次，关于 *Future*，在表达尚未到来的时间时，不外有“将来”和“未来”两种译法。该文集中，当该词与语句时态相关联时，我们遵循学界通行惯例译为“将来”，比如“将来时态”“将来时态句子”；除此之外，均统一译为“未来”，如“开放未来”“未来时间”“未来分支”。

再次，关于 *Truth*，哲学上通常译为“真理”，逻辑学上通常译为“真值”。鉴于该文集以逻辑分析为主，故而统一采用“真值”。与真值相关的 *actuality* 译为“实存性”，对应于 *actualism*（实存论），*reality* 译为“实在性”，对应于 *realism*（实在论）。在该文集中，部分作者对 *actuality* 和 *reality* 不加区分，视为同义词。所以，该译本中相应语境下也不做严格区分。

最后，不同作者论文中交叉或交替使用的几个意义相近或相同的名词，我

们在不同语境下使用不同译法：discourses 译为“话语”或“论述”，claims 译为“主张”或“断言”，utterances 译为“话语”或“表达”，statements 译为“陈述”，propositions 译为“命题”，assertions 译为“断言”。

魏屹东

2025 年 9 月 7 日

前言

1958 年，阿瑟·普赖尔（Arthur Prior）收到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一封信，克里普克在信中阐述了一个普赖尔认为很有意义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普赖尔对时间和模态的一些思考得以具体化。这个想法是，为了把握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的思想，我们应该把从某一时开始可能发生的事件过程表征为一棵树的分支（Ploug and Øhrstrøm, 2011）。普赖尔（Prior, 1967: 126）按照这种思路勾画了一个时态逻辑模型。

[……]一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线，在从左至右（即从过去到未来）移动时，可能会分叉成多个分支，但不能反向分叉；因此，从线上的任意一点向左（向过去）只有一条路径，但向右（向未来）则可能有多条可选路径。

不久之后，托马森（Thomason, 1970）以更严谨的方式提出了树模型，自此持续引发了哲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等领域工作者的兴趣¹。

本文集讨论了树模型的哲学含义。在过去几年中，树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处理时间话语语义学的问题。促使该模型被采用的思想来自克里普克-普赖尔，即厘清非决定论的最合理方法，就是把未来分支想象为从共同树干分化出的多个分支，共同树干由过去和现在构成。然而，这一思想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和论证，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如语义学和形而上学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本文集旨在对树模型进行全方位思考。针对该模型及其替代理论的相关研究，均从语义学和形而上学视角展开。

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分支框架中理解和形式化表征实存性（actuality）？这个问题还涉及将实际未来看作细红线（thin red line, TRL）[借用贝尔纳普和格林（Belnap and Green, 1994）创造的一个术语]，这个想法主要是由安德列·博尔吉尼（Andrea Borghini）、朱利亚诺·托伦戈（Giuliano Torrenco）、曼纽尔·加西亚-卡平特罗（Manuel García-Carpintero），以及安德烈亚·亚科纳（Andrea Iacona）提出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树模型是否的确是解释非决定论最恰当、最稳固的理论框架？这个问题主要是由爱德华·乔纳

1 所有这些领域的参考文献不胜枚举。本卷中的文章包含了对主要哲学著作的引用。对于计算机科学，可参见 Huth 和 Ryan（2004）；对于物理学，可参见 Belnap（1992）、McCall（1994）以及 Saunders 等（2010）；对于逻辑学，可参见 Hodkinson 和 Reynolds（2006）、Zanardo（2006）。

森·洛（Edward Jonathan Lowe）和斯文·罗森克兰茨（Sven Rosenkranz）来解释的。更进一步的问题主要是分支思想和其他概念或观点之间的关系：克雷格·伯恩（Craig Bourne）和埃米莉·卡迪克·伯恩（Emily Caddick Bourne）集中探讨虚构表征，法布里斯·科雷亚（Fabrice Correia）探讨永恒主义话语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还原问题，内德·马尔科西恩（Ned Markosian）探讨现在主义和使真者（truth-maker）问题，斯托尔斯·麦考尔（Storrs McCall）探讨理性能动性（rational agency）问题。

本文集之所以以《树模理论：关于分支和开放未来的语义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为题，源于 2009 年 9 月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一场关于“语言和时间性”的研讨会。当时，一些研究者在交流会议议题之余，也借机研讨各自论文的相关内容，另有研究者参与到后续阶段的研究工作中。在会议上，随着更多论文被添加到原有文集中，大家普遍认为，树模型本身的广泛讨论在许多方面颇受欢迎。我们希望本文集能够有助于围绕分支和开放未来议题所衍生的各类问题提升辩论水平，主要目的是说明上述问题仍有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法布里斯·科雷亚、安德烈亚·亚科纳

参 考 文 献

- Belnap, N. 1992. Branching space-time. *Synthese* 92(3): 385-434.
- Belnap, N., and M. Green. 1994. Indeterminism and the Thin Red lin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8: 365-388.
- Hodkinson, I., and M. Reynolds. 2006. Temporal logic. In *Handbook of Modal Logic*, eds. P. Blackburn, J. van Benthem, and F. Wolter. Amsterdam: Elsevier.
- Huth, M., and M. Ryan. 2004. *Logic in Computer Science*,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ll, S. 1994. *A Model of the Universe. Space-time, Probability, and Deci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loug, T., and P. Øhrstrøm. 2011. Branching time, indeterminism and tense logic. Unveiling the Prior-Kripke letters. *Synthese*, Online First May 2011.
- Prior, A. 1967.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unders, S, J. Barrett, A. Kent, and D. Wallance. 2010. *Many Worlds? Everett, Quantum Theory, & Re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on, R. 1970. Indeterminist time and truth-value gaps. *Theoria* 36(3): 264-281.
- Zanardo, A. 2006. Quantification over sets of possible worlds in branching-time semantics. *Studia Logica* 82(3): 379-400.

目 录

丛书序

审校者序

前言

第 1 章 相对主义、开放未来和命题真值	1
1.0 引言	1
1.1 麦克法兰的原初论证与真值绝对主义通过命题真值的所谓规避	3
1.2 麦克法兰的真值相对主义新论证	9
1.3 麦克法兰的超赋值主义相对主义	13
1.4 开放未来：真值与不确定真值	23
第 2 章 无时间真值	29
2.0 引言	29
2.1 亚里士多德式异议	31
2.2 再谈必然性论题	34
2.3 奥卡姆主义	35
2.4 进一步澄清说明	37
2.5 反对奥卡姆主义的一些论证	40
2.6 反对奥卡姆主义的其他论证	42
第 3 章 决定论、开放未来和分支时间	46
3.1 真值确定的两个概念	46
3.2 决定论	48
3.3 非决定论	51
3.4 非决定论与细红线	56
3.5 分支时间和决定论	60
3.6 由真值确定的确定性（和由缺乏真值确定的不确定性）	65
3.7 决定论、形而上学非确定性和开放未来	68
3.8 结论	70

第4章 分支时间与时间统一性	73
第5章 虚构的分支时间？	81
5.1 虚构的分支	81
5.2 时间的分支表征	83
5.3 假想世界	84
5.4 分支表征与不可能虚构	85
5.5 非统一时间、统一故事	85
5.6 分支时间、因果性和分支表征	87
5.7 双重场景	91
5.8 分支时间的主题证据？	92
5.9 对分支表征的偏好？	93
第6章 开放未来及其理性主体对它的利用	96
6.1 沿着时间轴的分支	96
6.2 时间的方向与流逝	96
6.3 物理可能性和开放性	98
6.4 概率和叠加态坍塌	98
6.5 分支时空和人类深思	100
6.6 控制	101
6.7 理性的、可控的、不确定的过程	102
6.8 大脑中的非决定论	103
6.9 理性主体如何利用神经非决定论	104
第7章 细红线的形而上学	106
7.1 分支时间和可选择的未来	107
7.2 从分支时间到细红线	111
7.3 关于可能未来	113
7.4 细红线的形式特点	114
7.5 分支、可能世界与确定性	120
7.6 原初事实	122
第8章 关于过去和未来的真值	126
8.0 引言	126
8.1 现在主义及其竞争理论	127
8.2 使真者问题	128
8.3 使真者问题的准决定论解决方案	129
8.4 一种潜在过失	134

8.5	一种解决方案	134
8.6	异议	136
第 9 章	永恒主义话语的非替代还原	141
9.0	引言	141
9.1	适当翻译	143
9.2	目标语言、其语义学及相应逻辑	144
9.3	线性时间：皮科克式方法与弗拉赫式方法	146
9.4	线性时间：法恩式方法	152
9.5	线性时间：度量方法	157
9.6	分支时间	160



第1章 相对主义、开放未来和命题真值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 曼纽尔·加西亚-卡平特罗

摘要：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cFarlane）在他的文章《未来偶然性和相对真值》中，基于“开放未来”的可能性，为真值相对主义进行辩护。他为语料或词项（linguistic items）的真值谓词的相对化辩护：在具体语境中产生的句子表达。然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他认为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一旦将命题作为真值承担者，他所反对的真值绝对主义者就会得以逃脱，为此，他基于“事实”语义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相对主义论证。在此，我将以批判的态度检验这些观点。首先，我认为与事实相关的论证不具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真值绝对主义者不应该接受麦克法兰的“馈赠”，即他的提议：一旦他们将真值视为命题的谓词，就应抵制他此前的论证——如果在《未来偶然性和相对真值》中存在一个支持把真值作为语料属性的真值相对主义观点的有力论证，那么当我们将真值视为命题的属性时，依然存在这样的论证；这些问题并非取决于真值承担者的性质。最后，本文概述了我认为真值绝对主义者对开放未来所采取的最佳路线。

关键词：未来偶然性；开放未来；非决定论；真值

1.0 引言

在《未来偶然性和相对真值》一文中，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3）基于开放未来的先验可能性，对真值相对主义展开了讨论。他为语料或词项的真值谓词的相对化辩护，即将其落实为在具体语境中产生的句子表达。不过，在麦克法兰最近的著作中（MacFarlane, 2008: 94），他认为这是错误的。一方面，他将语言实体，如句子或者话语（表达），作为真值承担者，这与日常用法不相符¹；另一方面，他的论证在关键之处取决于对日常真值谓词的直

1 正如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5: 322）指出的，把话语（表达）或断言界定为真或假，在“行为”意义上，有一点奇怪。我们通常将行为界定为正确与不正确，而不会界定为真或假；在客体意义上的断言（即所断言的内容）对他（MacFarlane, 2008: 93）而言，不过是陈述而已。

觉²。而且，麦克法兰认为，一旦他的观点被证实可用于重建命题的日常真值谓词，真值绝对主义者，尤其是为开放未来的超赋值主义者（supervaluationist）解释辩护的真值绝对主义者，将有能力反对他的观点。对麦克法兰而言，幸好他为真值相对主义提出了一个新论证，这就是基于“实际”算子的语义学。

在本文中，我将对上述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首先，我会提出，对于“实际”算子的新论证不具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我想探讨的是，真值绝对主义者不应该接受麦克法兰的“馈赠”（他的提议），即真值绝对主义者一旦将真值视为命题的谓词，就应抵制他此前的论证：如果在《未来偶然性和相对真值》中存在一个支持把真值作为语料属性的真值相对主义观点的有力论证，那么当我们将真值视为命题的属性时，依然存在这样的论证；这些问题并非取决于真值承担者的性质。

后一点涉及真值相对主义的性质，因此，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澄清这个问题。包括麦克法兰在内的许多学者，在最近提出的真值相对主义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较为温和[麦克法兰将其精确描述为非指示语境论（non-indexical contextualism），例如克尔贝尔（Kölbel, 2004）的提议]；另一种较为激进，麦克法兰赞同并将其简称为“相对主义”（relativism）。根据我（García-Carpintero, 2008）之前对这场争论的描述所给出的沿袭了埃文斯（Evans, 1985）观点的建议，这两种观点分别对应于内容-真值相对主义（不令人担忧，而且我认为在某些应用中是充分的语义学提议）和断言-真值相对主义（不连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抵制，理由埃文斯已经列出）。我认为，如果接受麦克法兰的提议，那些所谓的真值绝对主义者最终会接纳后者的观点——这会使他们的观点更加不连贯，如果断言-真值相对主义已是如此的话。因此，真值绝对主义者有充分理由拒绝麦克法兰的有害的“馈赠”（他的提议）。

这就让我们又回到基于开放未来的相对主义的原初论证：如果我在本文中的观点正确，那么即使我们将命题视为主要的真值承担者，该论证依然成立。尽管这不是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问题，但我会依据格里诺（Greenough, ms）、巴恩斯和卡梅伦（Barnes and Cameron, 2009）的观点，以及特威代尔（Tweedale, 2004）之前的提议来指出；至少，如果我们认为麦克法兰自己假

2 奥斯汀（Austin, 1950: 119）对日常用法比较赞赏，他指出，从哲学家的角度看，对陈述的真值做出断言和语言的普通用法相去甚远。普通语言预设了所说事物的真值，在我看来，所说事物不仅仅是陈述，而且是具有一般构成力的陈述。

定的非时间形而上学基础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真值绝对主义者就没必要担心。

本文分为四节。第 1.1 节将呈现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3）基于开放未来提出的真值相对主义原初论证，然后阐述他（MacFarlane, 2008）最近对原初论证的担忧，以及他对超赋值主义者如何抵制原初论证的建议。第 1.2 节将展示他关于“实际上”的新论证，并说明为什么这个论点缺乏说服力。第 1.3 节将讨论刚才总结的核心问题，即真值相对主义论争中真值承担者的性质无关紧要。第 1.4 节将勾勒出我所赞成的、用以反对基于开放未来的真值相对主义。

1.1 麦克法兰的原初论证与真值绝对主义 通过命题真值的所谓规避

对于开放未来的形而上学，存在动态（如现在主义的、增长块理论的等）和静态两种思考方法。麦克法兰采用了一种静态的、非时间论的方式来呈现这些问题。为了行文方便，我亦将照此处理——尽管到头来，这可能会暴露出最根本的问题。这一假设为：截至某一给定时刻 m_0 （今天）的基本特定事实（我们假定这些事实可以用无时态语言来具体描述）加上自然规律，会留下多种开放的可能性：在一条于 m_0 开放的分支历史 h_1 上，在时刻 m_0 加一天（明天）的时间点，即 h_1 内的时刻 m_1 ，将发生一场海战；而在另一条分支历史 h_2 上，在该条历史的同一时点，即 m_2 处，则是和平³。在时刻 m_0 ，杰克（Jake）断言式地说出如下话语：

（1）明天将有一场海战。

“他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3: 323）提出疑问，并继续讨论：“这一表达发生于 m_0 ，既属于 h_1 ，也属于 h_2 。在 h_1 中， m_0 的后一天有一场海战，而在 h_2 中则没有。我们可以假设，杰克并没有特别选定某一特定历史（ h_1 或者 h_2 ）。杰克可能认为，自己对‘实际未来历史’做出一种断言。但是，如果这意味着‘包括这一话语’的未来历史，那么这一话语就

3 我与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3）的观点一致，预设了贝尔纳普等在《面对未来》（Belnap et al., 2001: 29-32, 139-141）中所阐述的客观非决定论的形而上学图景。时刻是宇宙理想化的时间片段，它们通过一种没有反向分支的因果-历史优先关系（<）被偏序化，而历史则是最大的时刻链，也见于 Thomason（1970）。在谈到“基本个别事实”时，我指出任何足以把“关于未来的事实”放在一边的充足方法，例如，在 1492 年时说奥林匹克运动会 500 年后将在巴塞罗那举办就是真的。

是一种不太恰当的确定描述。不存在这样独特的历史。假定不存在什么话语语境将话语所属的某一特定历史挑选出来，对称性考虑似乎排除了说明该话语为真还是为假的必要。因此，我们似乎必须视其为既不真也不假。这只是不确定性直觉而已。”

麦克法兰随后论证道，话语（这里是以语境中的句子为模型的）真值条件的超赋值主义描述提供了获取这种所谓不确定性直觉的最好方式。同样的原因，我们这里不需要再讨论，为了区分语义值依赖语境的表达式[诸如指示词（取决于语境的不可改变特点）]与语义值取决于运算符变化的指示词表达式之间的相对化，我们需要指出由语义机制（区别于语境和指示词）假设的评估参照点⁴。这里，我们只需要关注相对于语境时间的真值，以及通过这些时间而构成的历史⁵。因此，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定义一种“在时刻 m 解决”的算子语义学：

(Sett _{m}) 「Sett _{m} : φ 」在一个评估点 $\langle C, h \rangle$ 为真，仅当对于每一段历史 h' 与历史 h 在时刻 m 重合时， φ 在 $\langle C, h' \rangle$ 为真。

当我们考虑在语境中对一个句子的话语进行评估时，我们会固定这些相对化中的相关参数，从而得到一种绝对真值。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超赋值主义描述所提议的做法，把 $H(C)$ 指定为在 C 点重合的历史类别。

(SVT) φ 在话语语境 C 中为真[为假]，当且仅当 φ 在每一点 $\langle C, h \rangle$ 为真，且 $h \in H(C)$ 。

(SVT) 给杰克的话语 (1) 指定一种绝对真值，这与不确定性直觉相一致：根据这一提议，话语 (1) 在杰克说话的時刻 m_0 ，既不为真也不为假。

麦克法兰 (MacFarlane, 2003: 324-325) 指出，这样做的问题在于：由于这一提议将话语 (1) 的真值视为绝对的，它就无法捕捉到我们对杰克之类的话语进行回溯性评估时，据称同样拥有一种确定性直觉：“但是现在对于从某个未来的点，评估杰克话语的人来说会怎样呢？萨莉 (Sally) 正紧紧抓住桅杆，大炮声震耳欲聋。她回头对杰克说：‘你昨天的断言是对的。’”萨莉的推理显然无可辩驳：

4 见卡普兰 (Kaplan, 1989) 和刘易斯 (Lewis, 1980) 对这些熟知原因的详细说明以及不同版本的确定性框架。

5 为了便于说明，我在呈现麦克法兰 (MacFarlane, 2003) 的论证时，使用了他在《分岔路径花园中的真》(MacFarlane, 2008) 一文中的术语。据我所知，没有什么取决于这些选择。

(2) 昨天, 杰克用这个句子做出断言: “明天将有一场海战。” 今天海战就发生了。

所以, 杰克所做的断言为真。

另外, 萨莉的推理还得到达米特 (Dummett, 1969/1978: 363) 的真值链的支持——这些原理说明了各种被认为在不同时间的不同状态句子之间的真值联系, 例如:

(TVL) “明天将有一场海战” 如果在时刻 d 说出为真, 当且仅当 “今天有一场海战” 如果在时刻 $d+1$ 说出为真。

麦克法兰认为, 这个例子的最好描述是参照 *评估语境* 给出话语真值, 本体上而言是作为使用语境的同类事物, 即 “评估句子用法的一个具体情境” (MacFarlane, 2005: 309):

(RT) φ 在话语语境 C_U 与评估语境 C_A 为真[假], 当且仅当 φ 在每一个满足 $h \in H(C_U) \cap H(C_A)$ 的点 $\langle C_U, C_A, h \rangle$ 上为真[假]。⁶

如果我们用 (RT) 在话语一经说出时评估杰克的断言, 使得 $C_A = C_U$, 那么当用到 (SVT) 时它既非真也非假, 因为 h_1 和 $h_2 \in H(C_U) \cap H(C_A)$ 。但是, 如果现在我们用萨莉的话语作为评估语境, 它就变成了真的, 因为从那时起, 没有发生海战的所有历史都被排除了。因此, 我们可以获取确定性直觉, 同时坚持超赋值主义者对不确定性直觉的诊断。之后, 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理由认识到, 我们为得出这个结果而付出的代价。我们现在转向麦克法兰 (MacFarlane, 2008) 对真值相对主义论证的质疑。

如前所述, 他看到的问题在于, 该论点基于我们对于面对开放未来时对主张或论断进行评估时所应持有的直觉判断。但在评估话语之类的语言项时, 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直觉, 因为这并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实践。事实上, 正如麦克法兰指出的, 萨莉的论证 (2) 并没有在其原著中出现, 而是如下:

(3) 昨天杰克断言明天将有一场海战。

今天海战发生了。

所以, 杰克的断言为真。

麦克法兰 (MacFarlane, 2008: 94) 对此做出了如下评论: “我认为在给

6 或者只是对 $H(C_U)$, 如果历史与 C_U 和 C_A 都没有重合的话。接下来我不会关注这种可能性。

出回溯评估论证时，我陷入命题讨论是有原因的，尽管我在其他地方努力回避。我在努力激发一种直觉，即对杰克预测为真的回溯评估是自然得出的，一般人不会拒绝。而且在日常谈话时，真值与谬误几乎总是谓述于命题的。”由此产生的问题如下：

超赋值主义（supervaluationism）对未来偶然性的过去话语真值给出“错误”的回溯评估。但是，如果我没错，话语真值是在日常思维和谈话中不太重要的术语，那么超赋值主义者能够接受这些结果而无须对我们日常指向未来的会话进行修正。重要的是，超赋值主义是否能够为命题真值的回溯评估辩护。

麦克法兰辩驳说，它的确可以。为了显示这一点，我们需要模拟日常语言的一元真值谓词。麦克法兰提出如下定义：

（True）“真”适用于在评估点 $\langle C, h \rangle$ 的 x ，当且仅当（i） x 是一个命题；而且（ii） x 在 h 为真。

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8: 25）强调他接受的是这个定义的两个优点。首先，它没有为时间设置一个论述位置，因此，说一个命题在一个时间为真而在另一个时间为假是不对的；麦克法兰建议在对于命题（正如在例子“你昨天说的是真的”）真假的日常谈话中，时态指示仅仅源于语法，并非语义要求。其次，根据这一假设（EXP），它蕴涵“去引用原则”（disquotational principle, DIS）的每一个例子：

（EXP）如果 S 在 C 表达 x ，那么 x 在 h 为真，当且仅当 S 在 $\langle C, h \rangle$ 为真。

（DIS） $\forall x \{ (x = \text{命题 } S) \rightarrow (\text{真}(x) \equiv S) \}$ 。

但是现在，麦克法兰声称，超赋值主义的真值绝对主义借助（SVT）把元语言的真值谓词作为适当描述，能够获取萨莉在（3）中的命题回溯评估，也就是说，确定性直觉是可以恰当说明的。我们来看看（SVT）是如何引导我们评估萨莉对（4）的断言的。

（4）杰克的断言为真。

在给定（SVT）的情形下，（4）在包括 m_1 的萨莉语境 C_1 中为真，当且仅当“真”这个谓词在每一个满足 $h \in H(C_1)$ 的点 $\langle C_1, h \rangle$ 上，都适用于“杰克的断言”的所指。现在，根据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8: 93）的说法，“‘杰克的断言’指的是杰克所断言的事物，而不是杰克做出断言这一行为。尽管‘断言’一词既可用于指称断言行为，也可用于指称该断言的内容，我们

是否断言了行为的真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它们是语言行为”。因此，假定 (True)，(4) 在 C_1 中为真，当且仅当杰克所断言的内容在每一个此类 $h \in H(C_1)$ 上为真。杰克所断言的是“在 m_0 的后一天会有一场海战”这个命题，但我们描述 C_1 的方式（即萨莉“紧紧抓住桅杆，大炮声震耳欲聋”）只是确保该命题在每一个 $h \in H(C_1)$ 上都为真，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从那时起，在时刻 m_1 没有发生海战的所有历史都被排除了⁷。

超赋值主义者现在也能获取不确定性直觉吗？如果超赋值主义者在杰克做出断言 (1) 的同时，或者紧随其后，对断言 (4) 进行评估，结果会怎样呢？正如麦克法兰所承认的，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超赋值主义者说 (5) 为真，那么根据 (DIS)，他将承认 (6) 为真：

(5) 杰克刚刚断言的内容——明天将有一场海战——不为真。

(6) 明天不会有海战。

鉴于在超赋值主义者的描述下，在杰克的语境中说出 (6) 与说出 (1) 一样都为假，他也应该承认 (5) 为假；事实上，这似乎是 (SVT) 和 (True) 所给出的诊断。因此，现在超赋值主义者似乎不能够捕获不确定性直觉。正如麦克法兰 (MacFarlane, 2008: 97) 所指出的那样：“元语言中通过 ‘(6) 及其否定在该语境下都不真’ 这一观察所记录的语义事实，从 ‘内在’ 观点来看，是不可言喻的。要表达它，就必须运用语义学家 ‘言说真值’ 或 ‘语句相对于语境的真值’ 这些技术性概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麦克法兰向超赋值主义者提出一种建议——引入如下“确定性真值”谓词：

(Det) “确定性真值”在评估点 $\langle C, h \rangle$ 上适用于 x ，当且仅当 x 是一个

7 代表她所描述的“传统语义学”——其特点是不支持对评估语境的相对化，因此也就不认可麦克法兰那种拒绝“标准语义学的假设（即句子真值仅相对于使用的语境）”的“非常激进的观点”。布罗加德 (Brogaard, 2008: 329) 接受了麦克法兰的建议，让传统主义者解释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直觉，与我稍后建议她们应该做的事情相反。她拒绝了麦克法兰的下述主张：在面对语料评估时，传统的超赋值主义语义学不能获取那些直觉。她论证道，即使基于传统语言学假设，由萨莉对杰克说出的以下陈述也算为真——“你昨天说的‘明天将有一场海战’这句话在说出来时是真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她主张上述被提及的句子不仅仅被提及，而且也被使用，并诉诸雷卡纳蒂 (Recanati) 关于这种混合的或者开放性引用例子的提议。这个观点的主要特点是，尽管被提到的句子中的时态或者“明天”等指示词是从其被说出的隐含语境（杰克的语境）中获取其值的，但为了获取归因陈述，这些本应作为其评估标准的世界或者历史，反而是由归属语境（萨莉的语境）所提供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取得了与麦克法兰有关陈述评估为真还是为假的相同效果。因此，布罗加德和我为同一断言进行了辩护，即这些有关相对主义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句子和陈述是不是真值承担者。当然，出于这些原因，我会在第 1.3 节说明，我认为，布罗加德的说明在设法表明这一点时，其实把底牌拱手让给了相对主义者，这与麦克法兰的方案如出一辙。

命题，而且 x 在每一段历史 $h \in H(C)$ 上都为真。

因此，正如麦克法兰（MacFarlane，2008：97）所言的，使用这个谓词，“我们的谈话者能够正确地将那些尚未确定真值的命题描述为‘不确定性为真’”。

我想在此指出麦克法兰对这一建议之定位描述中我认为的一个小小疏漏，以备后续讨论使用。他认为这一提议对“那些的确认为不确定证据会迫使放弃对未来断言的超赋值主义者而言有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通过使用“为真”不可能要求这一点）。我发现这种激发提议的方式在当前辩证法中还稍显不足。理由是这样的。麦克法兰（MacFarlane，2003）论证的问题在于，相对主义的开放未来论证是基于我们的直觉，而任何适当的说明都应抓住这一点；我们的直觉与命题真值的评估相关，但当我们考虑这种直觉是否为可被接受的解释时，结果表明：超赋值主义者可以捕捉其中一种，即确定性直觉。现在，如果一切都正确，任何适当的说明应该也可以获取不确定性直觉。因此，那些能够获取决定论直觉的超赋值主义者，据说同样能够获取不确定性直觉。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见的，不能用同样的术语来描述确定性直觉。因此，我认为麦克法兰引入决定“确定的真值谓词”的建议，不仅是为了在辩证法语境下，帮助那些要求在对象-语言中撤回未确定断言的人，而且首要目的是需要允许超赋值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不确定性直觉。

事实上，这也大致是麦克法兰（MacFarlane，2008：98）对这个问题做出结论时所承认的：“现在看来，（……）超赋值主义者能够解释现在对未来偶然性断言的评估和回溯评估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她还承认，我现在可以断言，‘我所说的为真’，尽管我昨天还不能对此做出断言。而且她能够承认我现在可以真正断言‘我所说的确定为真’，尽管昨天我本来也能够真实地断言‘我刚刚说的不确定为真’。”这里，我不赞同这种细微的不精确性，主要是因为超赋值主义者获取直觉的提议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为了获取确定性直觉，他借助一种以“True”为模型的对象-语言的命题去引用真值谓词。但是，这同样不能获取不确定性直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普通人具有的这种直觉，超赋值主义者必定说，要么是因为我们利用一种独特的由“True”构成的普通真值谓词原理，要么对此我们迷惑不解，或者是因为我们参照了另一种我们不理解的真值谓词（非去引用真值谓词），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使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即使相互关联）的真值概念，一种是引用真值概念，而另一种不是。

稍后，当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估所涉提议的所有利弊时，包括麦克法兰代表

超赋值主义者提出的提议，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此之前，我想介绍并批判检验他为相对主义辩护而提出的新论点，反对所谓有见地的、我们刚刚描述的超赋值主义的观点。

1.2 麦克法兰的真值相对主义新论证

在我们使用的框架中，actually（实际上）的通常语义如下：

(Act) 「实际上： φ 」在评估点 $\langle C, h \rangle$ 上为真，当且仅当 φ 在 $\langle C, h \rangle$ 上为真，这里 h_C 指的是包括语境 C 的世界（历史）。

正如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8: 98）针对这个定义所指出的，这个算子满足一个初始冗余的直觉强制性要求，他建议将其描述为（IR）：

(IR) 一种算子*是初始冗余的，当且仅当对于所有 S 和 C ， S 在 C 中为真，当且仅当「* S 」在 C 中为真。

现在，在分支框架中，并非只有一个世界/历史与语境重合。有鉴于此，麦克法兰建议，为了遵守（IR），超赋值主义者应该将“实际上”定义如下：

(Act_s) 「实际上： φ 」在评估点 $\langle C, h \rangle$ 上为真，当且仅当 φ 对于每一段历史 $h' \in H(C)$ 而言在 $\langle C, h' \rangle$ 上都为真。

相比而言，相对主义者会提供以下定义：

(Act_R) 「实际上： φ 」在评估点 $\langle C_U, C_A, h \rangle$ 上为真，当且仅当对于每一段历史 $h' \in H(C_U) \cap H(C_A)$ 而言在 $\langle C_U, C_A, h' \rangle$ 上都为真。

我们在上一节已经看到，一旦超赋值主义者转向在对象-语言中对命题进行真值评估，在面对诸如（1）这样的断言时，他就能以某种方式模仿相对主义者对不确定性直觉和确定性直觉的解释。现在，让我们把超赋值主义关于在（1）的语境下说出（7）这一替代性话语的看法，与上述情况作一比较：

（7）明天实际上有一场海战。

一方面，对于这两种断言的现在评估和回溯评估，我们似乎恰好拥有完全相同的不确定性直觉和确定性直觉；另一方面，在（Act_s）的作用下，（SVT）和（True）相结合，现在将无法让超赋值主义者捕捉到关于“昨天对

（7）的断言在今天进行回溯评估”的确定性直觉：当在今天（正处于海战之中）进行评估时，由（7）所提出的主张与昨天刚说完时评估的结果一样，都是不真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给定（ Act_s ），当断言做出时，我们应该考虑到所有与语境在 m_0 时刻重合的历史类别。

在我们将这一结果与相对主义提议做比较之前，我想在这一点强调麦克法兰在介绍他所描述的超赋值主义时的小疏忽，这个疏忽是对上一节末所指出的疏忽的补充。这不仅仅是超赋值主义把断言（7）算作假的，不论是现在评估还是回溯评估。事实上，该断言都只能算作假的，而且算作确定性假。在（ Act_s ）的“实际上”语义学中，语义学将其作为固定算子，具有历史必然性。因此，麦克法兰设想的超赋值主义并不仅仅是断言（7）和断言（1）的不对称性，因为它不能捕捉对断言（7）的回溯性确定性直觉，然而可以捕捉对断言（1）的回溯性直觉。这个观点完全不能依据现在的评估捕捉不确定性直觉，甚至不允许在上一节讨论中以一种特别的方法对断言（1）捕捉不确定性直觉。

这让我们注意到麦克法兰表达的第二个小疏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尽管——正如麦克法兰（私下交流）指出的——由（ Act_s ）所定义的“实际上”的确满足（IR）（因为 IR 只要求 S 以及 $*S$ 在一种语境中为真，如果另一个为真的话），“实际上”不符合我所认为的直觉观点——初始冗余，这一现象在现在的非二值框架（non-bivalent framework）下，应该是 S 和 $*S$ 必须在每一种语境中具有同等语义值：真、假或者既非真也非假。为了使（IR）的直觉合理化，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8: 98）说：

这并不是因为“实际上”对真值条件没有效果，而是因为语义学和“实际上”以及在一种语境中句子的定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将实存性算子增加到句子的前方，效果就是将评估世界转换到语境世界。这会对句子在点上的真值有效，但是对语境真值无效，因为（在规范的无分支框架中）一个句子在语境 C 中为真，当且仅当它在点 $\langle C, wC \rangle$ 上为真，其中 $wC = C$ 的世界。

这些考虑不应该被外延到所有真值吗？如果不应该，为什么呢？在说明（IR）存在的方式时，麦克法兰没有提到：他描述的超赋值主义是将话语（1）既不算作真也不算作假，但话语（7）是假的[（1）所说的为假，然而（7）所说为假，当被用于现在评估时]，这是麦克法兰（MacFarlane, 2008）所忽略的。他在那篇文章中构建的作为其靶子的立场的第二个重要特点⁸。

8 迪茨和穆尔齐[Dietz and Murzi, forthcoming, 请注意：本书标有 forthcoming（即将出版）的书，现在均已出版——译者注]也提出了相近观点，见第 20 条注释及前后正文内容。